

## 塵世的哀愁

璜·魯佛<sup>1</sup>這個名字的由來實是繼承他父母親兩人名字的簡寫。魯佛的父親名字叫璜·內波慕席諾·卡洛斯·貝雷茲·魯佛(Juan Nepomuceno Carlos Pérez Rulfo)，母親叫瑪麗亞·比茲嘉因娜·亞莉亞絲(María Vizcaíno Airas)。因此璜·魯佛的命名是從 Juan Nepomuceno Carlos Pérez Rulfo María Vizcaíno Arias 簡化而來。就因為這麼一個具有承先啓後，傳宗接代使命的名字，在一次談話中，他的朋友曾請教他一個問題——「你到瓜達拉哈拉市(Guadalajara)<sup>2</sup>唸書的時候，註冊時是不是就寫 Juan Nepomuceno Carlos Pérez Rulfo Vizcaíno 這麼長的名字呢？而每天老師點名時，好不容易唸完這麼一大串名字，你只回答一聲『有』嗎？」魯佛對自己的姓名也曾說過：「父母親兩邊歷代祖先的姓氏通通冠在我的名字上，大排長龍，我好像那一大串香蕉下新發的嫩芽一樣，背著沉重的負擔。雖然我對『串聯』這個動詞頗具好感，但我可寧願我的名字越簡單越好。」事實上「魯佛」是繼承他的外祖母的名字瑪麗亞·魯佛·那瓦洛(María Rulfo Navarro)來的。

魯佛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六日誕生在哈利斯克州(Jalisco)<sup>3</sup>的薩油拉市(Sayala)<sup>4</sup>。然而他卻自述說：「我生長在哈利斯克州，那而是一個非常貧窮落後的地方，兔不拉屎，鳥不生蛋，像這個樣子有些地方早就沒有土地了，而這個地區也快要頹圮消失於無形了。」因為哈利斯克州原來數千公頃的土地是個土質肥沃，物產豐富的地方，後來卻因飽受侵蝕，水土流失而無法耕種，大部分的人都遷往他處謀生，哈利斯克州幾成廢墟。三歲的時候，他便與祖父母同住於聖·加布利耶市(San Gabriel, 瓜達拉哈拉以南)的阿布哥(Apulco)農場。他的童年便在這兒度過，因此他對聖·加布利耶有一份特別濃厚的感情。

魯佛的父親在興起「擁護耶穌」戰爭暴動時身亡<sup>5</sup>。對於親人慘絕人寰的遭遇他也有一段痛心的描述：「我父親逃命時，全身被子彈打成像蜂窩一樣，我的叔叔伯伯們被暗殺身亡，我祖父兩腳的大拇指被吊起來，然後活活摔死，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人 ... 他們都是年紀輕輕就死掉，都在三十三歲時結束了寶貴的生命，這裡，過去和現在，都是一個暴力充斥，慘無人道的地方。」母親則於父親過世六年後也去世了。於是魯佛被送到聖約瑟修女會所創辦的孤兒院。他比喻那兒像是個少年感化院，監獄式的制度，是他一生當中最感孤寂和沮喪的一段時光。從那個時候開始，他學會了過孤獨的生活。爾後修女們帶他到瓜達拉哈拉去就學。三年後祖母鼓勵他繼續唸法律以便繼承祖父的衣鉢。只是他自嘆對那艱深的考試無能為力即知難而退。等到要進大學時，又因學生罷課學潮使他入學一度中輟，他已經漸次感觸到生活艱難的無奈了。為了將來求生出路著想，他修了中學時代唸過的會計課程，這些與商業有關的知識在他一九三五年到墨西哥市時，倒真的

---

<sup>1</sup>參考「烏托邦的幻滅，生與死的掙扎」註解①(頁 25)。

<sup>2</sup>瓜達拉哈拉，墨西哥中西部哈利斯克州之首府。為墨西哥僅次於首都墨西哥市之第二大城市。為工業重鎮。

<sup>3</sup>哈利斯克州，首府瓜達拉哈拉，有一百二十四個市政區域。穀類及馬鈴薯產量全國第一，礦產亦豐。最近幾十年來轉變為國家工業重心所在。

<sup>4</sup> Sayula, 薩油拉，位 Guadalajara 以南，為其衛星城。

<sup>5</sup>參考「烏托邦的幻滅，生與死的掙扎」註解⑤(頁 26)。

替他在入出境管理局謀得一份差事。未料在這兒一待就是十年。對這段工作體驗，他也寫下了他的心路歷程：「在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裡，我悟出了一個人閒靜的最佳方法，卷宗檔案上的主管名字會更迭興替，重要的職務也會新陳代謝，然而我們這些市井小民是一點都不起眼 ... 事實上我在這個城市裡是孤零零一個人，這是一個小城市，一個苦難的城市，一個十足官僚主義盛行的地方。我沒有半個朋友，下班以後我就搖搖筆桿，練習創作。」

一九三九年以後他的生活畛域不出瓜達拉哈拉市，時逢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基於公務人員分甚，魯佛必須注意在此地港口被襲擊的德義炮艦的船員。一九四六年，生活歷練開始一個新的契機。他離開入出境管理局，轉入固特異公司(Goodrich-Goodyear)服務。此時藉著工作的關係，他的足跡遍及墨西哥的大城小鎮，更豐富了他的生活體驗。他並在一九四八年結婚，育有兩個子女。一九五五年接受巴巴羅阿邦計畫(Papaloapan)的工作，準備利用該和建築一系列灌溉工程，孰料只蓋完一座電廠，該計畫便中止。隔年魯佛便到首都從事電影腳本撰寫工作，然而他對此工作性質覺得不順適，再度回到瓜達拉哈拉，在電視台找到一份工作，依然不怎麼稱心如意。最後終於在一九六二年得以參與「印第安文化研究所」(Instituto Nacional Indigenista)的研究工作。由於宗旨是在深入探討並輔助印地安原始居民的生活，俾能使他們融入現代墨西哥文化的熔爐中，因此魯佛再次有機會到四處去遊歷。一九七六年被提名正式成為墨西哥「語言研究院」(Academia Mexicana de la Lengua)的院士。八〇年「國立藝術學院」(Instituto Nacional de Bellas Artes)並特別籌畫主辦向魯佛致敬的文學專輯研討會。然而這一位跨越時空的拉丁美洲文學的翹楚卻於一九八六年與世長辭了。

綜觀魯佛的性格，識者咸認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愛離群索居，不喜公眾曝光。他的住所沒有電話，對於仰慕者和評論家的信件一概置之不理。至於作品有多少翻譯版本出現他也不聞不問。他常抱怨過多的訪問和開會，說開會一點效用也沒有，只是藉機讓許久不見的朋友再照個面罷了。每遇有訪問，勢必極力反對，然最後仍是大方地接受。魯佛不僅是個作家，同時也是個藝術攝影家，他在走遍墨西哥大城小鎮時，常常捕捉下那些刹那的永恆。他對創作和攝影持相同的心態。他表示：「我自己從來沒有很認真地想要傾畢生之力在文學創作上，興致來時提筆為文，就像有時也會一時興起，突發奇想地拿起相機獵取一些鏡頭一樣。」晚年的魯佛是個古典音樂迷，他常一個人蹣跚獨行，然後興沖沖地跑到唱片行去買唱片和錄音帶，對著人大談巴哈、莫札特 ... 儼然一副音樂研究專家的姿態。

談到魯佛的創作的歷程與風格，他不僅將墨西哥文學，且將整個拉丁美洲文學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他說：「我要用最平鋪直敘的方式來創作，來描述樸實純真的人物。」又說：「我所希望的是，說話不要像作文章那樣咬文嚼字，字字珠璣，而是要寫得像說的那般朗朗上口，通俗流暢。」早在「擁護耶穌」戰爭時，當時有位修士滿腔熱血要「投筆從戎」，便將他的書籍全部寄放在魯佛的祖母那，當時上未滿八歲的魯佛已「遍讀群書」。對諸多位作家的印象也深深烙印在心中。譬如像斯堪地半島上的作家有 Bjorson, Knut Hamsun, Streuvels；蘇聯作家則是 Andreyev 和 Korolenko；以及美國作家 Dos Passos, Hemingway 等人<sup>6</sup>。成為一個作家的心願已在心靈中慢慢

---

<sup>6</sup>邊爾生(Bjornson, 1832-1910)：挪威詩人，劇作家及小說家。哈姆孫(Knut Hamsun, 1859-1952)：

醞釀滋長。而真正開始文學創作的傾向則是十八歲時開始。他自述說：「我選擇了小說，因為我覺得一個作家必須富有豐富的想像力。想像力之妙能將真實的事件重新組合排列。我們生存的世界已經變成大眾傳播媒體的主宰。作家必須生活在另一個世界裡，在夢幻的世界裡，過往的世界裡，或是想像的世界裡。斷不可在真實世界的反映裡。」

魯佛並曾對西班牙大力抨擊說：「西班牙根本沒有什麼文化來豐富陶冶美洲。」那時學校裡都是教著唸貝雷達(Pereda)等人<sup>7</sup>和九八年代<sup>8</sup>的作品。所以他才批評說：「那種文學跟我們的性資格調離得太遠了，和我們的生活方式脫節了。」當然這對近代西班牙最重要的文學思潮全盤的否定，在他日後親自造訪西國時，心態和觀念上已有改變<sup>9</sup>。一九四〇年 — 一九五〇年十年間，知識份子和文人文藝活動頻繁，諸多雜誌也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創刊。一九四〇年魯佛寫了一本「沮喪的小孩」(*El hijo del desaliento*)，自認過度敏銳和修辭而盡將之棄於字紙簍裡。首度發表在雜誌上則是一九四五年的兩篇短篇小說 — 〈我們擁有土地了〉(*Nos han dado la tierra*)和馬加里歐(*Macario*)<sup>10</sup>。

開始受到評論家注意則是一九四八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可馬得雷坡〉(*La Cuesta de las Comadres*)<sup>11</sup>。文字適切地表達生動鮮活的口語，且鞭辟入裏的反應社會的病態與問題，頗得論者與讀者一致讚賞。然魯佛的創作過程屬於慢工出細活的，由於拗不過朋友再三催促與鼓勵，經過刪減整理之後，將短篇小說結集成書出版，書名則以其中一篇〈燃燒的平原〉為名，於一九五

---

挪威小說家，獲一九二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史特烏威(Streuvels, 1871-1969)：比利時人，但用佛蘭芒語寫作。為一鄉土作家。安德利葉夫(Andreyev, 1871-1919)：俄國小說家及劇作家。可羅倫柯(Korolenko, 1853-1921)：散文創作。多斯·巴索斯(Dos Passos, 1896-1970)：美國小說家，作品偏寫實悲觀主義。海明威(Hemingway, 1899-1961)：美國小說家，一九五四年以《老人與海》得諾貝爾文學獎。

<sup>7</sup>貝雷達(José María Pereda, 1833-1906)與巴雷拉(Juan Valera, 1824-1905)和貝雷茲·加爾多士(Pérez Galdós, 1843-1920)，同為西班牙十九世紀寫實主義三大代表作家，他是一個擅長描寫風景鄉土的作家，作品有《索蒂蕾莎》(*Sotileza*)和《疊山》(*Peñas Arriba*)等名著。巴雷拉是個風格唯美作家，代表作是《佩碧姐·希梅聶茲》(*Pepita Jiménez*)；貝雷茲·加爾多士是這個時期文學巨擘，代表著作為《國家史記》(*Episodios Nacionales*)。

<sup>8</sup>九八年代緣起於一八九八年西班牙失去最後兩個殖民地，菲律賓和古巴的敗役。面對國家政治的挫敗而引起知識份子的覺醒。文人一面大聲呼籲，一面更在文學作品上強烈地表示他們對國家的熱愛和傷痛。文學題材以環繞地理重心卡斯提亞(Castilla)為中心，作家輩出，稱為西班牙計文藝復興後第二個黃金時代。代表作家有烏納穆諾(Miguel de Unamuno, 1864-1936，哲學散文家)、阿佐林(Azorín 原名為 José Martínez Ruiz, 1873-1967，散文小說家)、巴洛哈(Pío Baroja, 1873-1956，小說家)、馬洽多(Antonio Machado, 1875-1939，詩人)；巴耶茲杜(Ramiro Maeztú, 1874-1936，散文評論家)；巴耶·因克蘭(Valle-Inclán, 1866-1936，戲劇、小說家兼詩人)被稱為九八的回頭浪子。

<sup>9</sup>見《今日生活》雜誌(*Vivir Hoy*, No.738, 20-1-86)，由名叫佩德羅·巴拉摩所寫對魯佛的描述。

<sup>10</sup>按：在這之前，於同年六月發表一篇文章〈生活沒有那麼艱難〉(“La vida no es muy seria en sus cosas”)。這兩篇皆收集在《燃燒的平原》(*El llano en llamas*)一書裡。〈我們擁有土地了〉描寫早先革命份子在農業改革後分得土地，但卻是貧瘠得無法耕種，最後連原先擁有的馬匹都死掉，傷心無助地離開。「馬加里歐」敘述一個白痴常飢餓不堪，平日不敢出門，餓時吃蟾蜍或餵豬的渣滓，主要在表現人類生存的空間有如煉獄一般。

<sup>11</sup>可馬得雷坡，亦收入《燃燒的平原》。描寫小偷和謀殺者的故事，一個村落為半路攔劫的小偷所造成的恐怖氣氛和暴力行為。可馬得雷坡為村落名。

三年由「經濟文化基金會」(Fondo de la Cultura Económica)出版<sup>12</sup>。這本書的問世不僅在墨國境內，更在廣大的拉丁美洲國家引起強烈的迴響與震撼。隨著這本書的成功，魯佛辭去固特異公司的職務，並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Fundacion Rockefeller)獎學金的贊助，專心以寫作為職志。由於他對自己作品十分嚴謹的態度，使他唯一的一本中篇小說在幾經潤飾修改之後才與讀者見面，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佩德羅·巴拉摩」(*Pedro Páramo*)<sup>13</sup>。魯佛畢生只以這兩本書便奠立了他在文壇永垂不朽的地位<sup>14</sup>。尤其是「佩德羅·巴拉摩」，被廣譯成各國文字，三十多年來銷售量扶搖直上，已是百萬數字以上，而迄今仍受廣大讀者青睞，且為文藝學術界孜孜研究的主題。

然而魯佛卻十分謙卑為懷，對這兩本成就如此高的小說他卻評道：《燃燒的平原》「裡的短篇故事我並不是每一篇都很喜歡，有一些寫得很糟，還有另外一些 ... 問題是這本書已經夠薄了，總該多爬點格子充實一下內容，所以難免也要塞一些廢話。」至於《佩德羅·巴拉摩》他說：「《佩德羅·巴拉摩》我大概刪掉有一百頁之多，結果後來連我自己都看不懂。我只好應說這是一本需要反覆閱讀三次的小說，第三次看完後一定知道小說的來龍去脈了。而我所期待的莫非是這個——我這一代的人沒辦法看懂，也看不下去我的小說。它是一本晦澀難懂，令人難以接受的小說，但是今天，年輕這一代，特別是學生，他們都在閱讀這本小說了。對我而言真是一件令人雀躍的事情。但是他們同時也在閱讀我研究我。這卻又是讓我感到難為情的一件事，因為我不確信是不是值得人家這麼做。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感到失望和挫折感。」

就在「佩德羅·巴拉摩」出版已有四分之一個世紀那麼久的時候，編者讀者莫不殷殷企盼魯佛能再有新著作分享大眾。當被問及他的新作《山脈》(*La Cortillera*)<sup>15</sup>何時問世時，他卻回答：「我把它給丟了。我好像沒聽過『山脈』這本書。的確，剛開始我是想把書名命為『山脈』，我是寫了幾頁了 ...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東西，只是不曉得斷了哪根筋，思緒再也連接不上，根本寫不下去，乾脆揉掉省得傷腦筋。我不是一個職業作家，我只是愛好寫作而已。靈感來時文思泉湧，下筆不能自休，否則絕不勉強自己，也許這是山脈未能完成的原因。」一九八五年與朋友談話中透露欲出版短篇故事集《沒有叢林的日子》(*Días sin floresta*)，然最後仍無疾而終<sup>16</sup>。

談到魯佛的創作技巧，首先則需提到六〇年代拉丁美洲文學中所謂的爆炸時期(boom)<sup>17</sup>。特色即是新敘述技巧代替傳統的社會寫實。而這個新敘述技巧則是受到法國超現實主義的影響。所謂的「魔幻寫實」孕育而生。作家創作打破時空的限制，真實與虛幻並存，生死可以其觀，幾乎

<sup>12</sup> 《燃燒的平原》收集有魯佛十七篇短篇小說，兩篇文章。

<sup>13</sup> 參閱本書「烏托邦的幻滅，生與死的掙扎」。

<sup>14</sup> Hugo Rodriguez-Alcalá, 1917-，巴拉圭小說家、散文家兼評論家，專攻拉美文學和西班牙文學，擁有兩個博士學位，任教美國加州大學，對魯佛的評語是：「以為數最少的作品贏得最大的聲名」。

<sup>15</sup> 按這本書原文寫法不一，若小寫，可直譯其原意「山脈」，若大寫，則可能是專有名詞，可音譯成「可迪耶拉」。魯佛的小說大多數不是地名便是人名。

<sup>16</sup> 同註解 ②。

<sup>17</sup> 爆炸時期：指六〇年代拉美文學廣受出版界的支持與贊助，標榜其新穎的創作技巧，諸多作品問世之後，立即暢銷，引起空前未有之震撼，稱之為爆炸時期。

整個拉美文學都籠罩在這樣一個潮流之下，而確也使二十世紀拉丁美洲的文學大放異彩，躍登世界文壇燿燿輝赫。文學創作像洩洪般奔騰激盪，繼而灌溉滋潤這塊廣大的土地而迅速地蓬勃發展。傑出的作家諸如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 – 1986, 阿根廷)，阿萊霍·卡彭鐵爾(Alejo Carpentier 1904 – 1980, 古巴)，阿斯圖里亞斯(Miguel Angel Asturias 1899 – 1974, 瓜地馬拉，一九六七年諾貝爾文學獎)，胡利奧·柯達薩(Julio Cortázar 1914 – 1984, 阿根廷)，薩巴多(Ernesto Sábado 1911, 阿根廷)，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1928, 哥倫比亞，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方蒂斯(Carlo Fuentes 1928, 墨西哥)，巴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 1936, 祕魯)…。他們一方面吸收國外作家的技巧(福樓拜、福克納等人)，另一方面又執意將拉丁美洲真實的面貌透過文學呈現出來。於是在如此澎湃洶湧的文學創作上，出現了許多經典大作，像是馬奎斯的《百年孤寂》(*Cien Años de Soledad*)，科塔薩爾的「跳房子遊戲」(*Rayuela*)，阿斯圖里亞斯的《總統閣下》(*El Señor Presidente*)，尤薩的《青樓》(*La Casa Verde*)，薩巴多的《英雄與墳墓》(*Sobre Heroes y Tumbas*)。尤其是魯佛的「佩德羅·巴拉摩」，更與羅慕洛·加耶哥(Rómulo Gallego 1884 – 1968, 委內瑞拉)的《芭芭拉夫人》(*Doña Bárbara*)，和尤薩的《青樓》被稱為對拉丁美洲的民情社會刻劃最入微，洞悉最敏銳的小說，魯佛以一個墨西哥人的眼光透視，加耶哥以一個委內瑞拉人的心境，猶薩則以祕魯人的視察，共同披露一個煉獄般的社會，一個活生生的見證。閱讀他們的作品必須細嚼慢嚥，用心揣摩，因為每一部作品猶如一座迷宮，讓人墮入五里霧中茫茫然不知去向。

魯佛與薩巴多則是首先將「夢境」帶入小說創作的先驅者。在魯佛的作品中可發現「宇宙境界」和「夢幻境界」常迭次變換著，並且作者所要傳遞給讀者的訊息泰半是烏托邦式幻想的破滅，一種滄桑的無力感。而人物和景物的特色多是飽經風霜或幾經破壞的廢墟，給人一種世界末日的壓迫感和挫敗感。這或許和魯佛從小生活的環境和種種夢靨般的遭遇有相當密切的關係。在他的作品中，不時出現他對熟悉的周遭環境的描寫，只是運用技巧打破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突破人鬼之間的神秘，試圖讓讀者能深刻融入作者架構的情節。故其寫作題材俯拾即皆是，然而苦心孤詣，嘔心瀝血創作的巧思則是超乎平凡。這也是整個拉丁美洲文學共同的特色。而更難得的是魯佛以最精簡的創作數量，樹立個人在文壇上的聲明，堪稱世界文壇的奇葩。

